經國雄略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仝鑒定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石江　鄭芝豹玄公　較閱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晉江　蔡　鼎無能　參閱
潭陽　王介爵錫九　較梓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天經攷

今夫天。匪徒垂其象也。象著而理寓矣。今夫言天。匪徒識其象也。得理斯得象矣。苟理焉不明。而推象是狥。無惑乎天與人不相合。人與天不相參。而誣天褻天者衆矣。嘗攷諸古。敬授人時者堯也。以在璣衡者舜也。迄至成周而星官大備。若馮相氏司日月之當。以辨敘事。保章氏司日月之變。以詔救政。所謂當者何。分至啓閉。不忒其序。寒暑晝夜不失其節。晦朔弦望不愆其期。一定不可易也。所謂變者何也。薄蝕暈珥之祲。遄留伏逆之度。隱見明晦之形。間出不可測也。當有自然之運。而推步之法立焉。變有忽然之數。而玩占之法立焉。慨自二氏殁。而其傳泯。梓慎裨竈之輩。皆能知之。而惟巫咸耳。甘德之書。僅獨爲後世星家之祖。餘若漢之張衡。唐之僧一行。宋之張思訓。非不號稱縝密。號稱博雅。然皆術數之學。而於理槩乎未聞也。吾將

以天文爲可信乎。則合譽無補。祥符之治。南極何
益紹聖之君。吾將以天文爲不可信乎。則星見大
辰而知宋之將火。歲紀玄枵而識楚之將亡。一謂
有是文必有是應。一謂有所應。有所不應。蓋信疑
參焉者也。而要之不得其理故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設欽天監以司天文。置五官之屬。分四
科之條。俾其晝夜占候。一有異變。即時奏聞。一堯
曆象之察。舜璣衡之在也。災祲一譴。側身修行。符

瑞屢臻。虛心退讓一未
二統相仇則徵諸七政。三曆相持。則協於五紀是
又近世帝王所不能窺者。宜其吉凶先見。動中玄
機。而疇人世業咸稱神聖也。乃逾年以來太史星
官。職術何在。而保章挈壺。名號徒存。則修偏補救
可以爲緩圖哉。此孔子欲仰則觀象於天而孟子
欲求其故也夫言象而必言觀。以理宰乎象匪觀
則不得乎理也。言故而必言求。以理宰乎故匪求

則不得其理也是故帝座以象君三垣以象相執法以象諫諍貫索以象刑罰東壁以象圖書西清以象斧鉞此天也故也皇極建而帝座明相道得而三垣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而貫索空圖書典而東壁映斧鉞斷而西清黜此孔子所以觀也孟子所以求也彼狥其象者何爲哉雖然天而順軌可幸也而德一弛安知其不逆乎天而失度可懼也而德一修安知其不順乎堯之欽堯心自有璣衡也蓋吾心之天定而後在天之天定其明徵大驗矣不然莊公因天之無變而有天其忘我之言景公因天之有變而有與發補助之政彼霸者之君猶然而況以王道王天下者乎

天經

愚聞之僑能御慧亮能運風狄能吸月景能還星魯陽能揮戈止日匹夫匹婦精誠所感天地互動夫易離爲日爲火而必重明麗正則有加折首出征之利大矣坎爲通爲月爲

隱伏軍旅思險隱情以虞當德行以大其用然後行險而不失其信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雲無采麗日以成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當試爲之說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則日合玉宇卿雲見矣天人修握中德后夫人修婦順則月戴黃芒朓肉不起矣從歲以義從感以禮從塡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則五星所聚有德受慶矣三非武人所能窺其萬一者也爰講天經云

綱正九疇敘八風從律而不奸矣垂衣裳而涿鹿平舞干羽而有苗格此則將將之事而今之韜鈐家管窺景測而談天則人人誇勝算矣據其說詎不謂挾跳九乘魁栖鴛風鞭霆奔星掣電稱兵家第一義哉而卒與勝算相左者何也道有有形之天有無形之天有制敵之天有我與敵交制之天要在握算持籌樞運環轉令天之權當爲我用而不爲敵用夫有形之天燦然耳目星官曆師能言之無形之天潛隱璣衡風禽鳥占能言之而至於我制敵敵亦制我之天如捉圈之靡定則腴史弗能知也自古爲將者必明天文達地理識人事夫地與人其顯然者矣天文則七政風雲迴翔變化不可勝極徒

執天文。占災祥。志晉灼漢書京房甘石之說。以定是非。恐俄傾易向。而膠柱調瑟。不能極所至也。易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即兵家言黃帝刑德。可以百勝。而識者又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然而兩軍相當。且同日。恒風及星墜諸異。雖不專爲兵象。而夷寇未靖。或精祲相盪且何以合於天人相與之際。而制勝決事者。爲將者不可以不知天。尤不可以不知天之天。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則前有賊而不見。後有伏而不知也。天垂象見吉凶。兵者陰陽相勝之術也。殺機發於胸中。星宿移於天上。以殺止殺以兵偃兵此王者所爲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計勝欲則從欲勝司則凶。兵家之要在是矣。文武庫

占象

愚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星則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纏度。風行於八方以符五音十二

律。雲呈於五色。而借光於日珥月暈。倘不能通其變。猶然瑟瑟鼓而柱膠。安在其起留止之足審乎。洪範三省惟歲。卿士月。師尹日。而以星則徵諸庶民。而從星之風雨則月也。此亦足以見相與之大凡也。雖以此成天地之文而囘天地之心可已。徵乎徵乎。天人相與之際乎。愛稽占象云。

嘗論之曰。易有爻。不動不占。天有象。不動不占。三垣二十八宿。天之靜。七曜巡行列宿。天之動。動有當度靜有當體。如其體而止爲靜。動。如其度而止爲動。靜而靜。動而靜。天之嘗也。人事之貞也。靜而動。動而動。天之變也。人事之悔也。

體者。廣狹有定數。晦朗有定色。故開張就聚焉而體變。角怒隱蔽焉而體變。變者官言其官。變者物言其物。變者事言其事。變者野言其野。此三垣二十八宿之占法也。

度者。往來有定軌。進退有定則。非所繇而繇焉而度

變不宜然而然焉而度變繇所當繇晦冥薄餉焉而度變然於其然凌犯觸鬬焉而度變變於官言其官變於物言其物變於事言其事變於野言其野此七曜巡行之占法也

嘗聞之長年操舵鼓檝未若占雲候風之爲逸也老農耕壟播畬未若趨旱避潦之爲得也故智者制勝未然防患未生太公有云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又曰神明之道對無立國東方用兵已未遊彗之西指辛酉犯歲之入昴輕舉妄動喪師失地是皆不能先機防患逆風試舟舛霪播下者也今幸而天心厭亂胡運當衰熒惑燒跡於狗國已見戊午之壬辰赤帝懸息於昴東徐出姑洗之陽律制勝未然端在斯時語有之曰用兵之害猶豫必及身譬如風已還翔而北徙漁人猶自驚顧而南避則必有汨沒之患時已潦過而必旱農人猶自懲汗而種壠則必有饑餓之患　朝議毋戰

非計之得也。然乘時者言戰。喜事者亦言戰。不世之功。恐非一勇所能辦也。制勝者言天。徼倖者亦言天。徼幸之機。恐非鹵莽所能灼也。卽如一燒跡也。雖云示譎於東胡。亦且垂象於南海。一懸息也。旣已侵軼於鼎金。亦且徙倚乎畢月。周詮曲折未易言也。況乎佐勝有術。外動有候。智者百慮而百中。愚者一失而萬喪。故兵或乘金以進退。賊且依辰而往來。兆或吹律以聽鳥。機且察氛而望雲。雖千里而如覩。何隱形之不知。故孫子曰。能知戰地。能知戰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今之將吏如盲前走。到頭纔覺。有能知戰之地乎。如舟不柁。隨風所泊。有能知戰之日乎。以故前有覆而不見。後有阱而不知。焚巳及而燕嘻。沸欲加而漁逝。縱僥倖於一勝。豈萬全之上計哉

夫事有可懸決數十年以前者。五星恒度是也。五及所以占陳三匝所以占吳也。事有可懸決數月以前者。五氣徵變是也。七紀所以占晉侯。五火所以占四

國也事有可以取必時日者五行聲色之符是也如望氛武廟而知淮事之不祥察風大庭而知壬午之必火又如歌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聽宮曲而知君駕之難還持此三物雖天地鬼神猶將避之何況於敵故愚嘗曰歲在北戍揮無能也昴火甲子赤可圖也用兵於春必于東用兵於秋必于西張中宜襲軫中宜守房中宜攻此星度徵變可以局外遙度者也若夫交綏而決勝負臨敵而辨雌雄時違而守若處女時順而趨若脫兎非身任三軍之責者何以辨諸世亂方殷意天必多生豪傑以勖勵之愚何敢謂天下無若人也敢發此以質同好何如萬遠堂藁

陽九

陽九大數也百六小數也二者關世道之盛衰國家之氣運向嘗聞其說于鳳洲窺天錄今復得見蔡無能先生之萬遠堂藁中得此殊開人胸府豪傑建事立勳以報天子安可無此說置胜內只此二篇關百年以外俾國家升恒之運曉然愚憒之輩以渴狂悖逆亂之志而生其忠順之心此真扶世救人不藉權位而策奴之必滅尤燭於天

道盈虛之理。不專以
纖緯神也。因竝載之

陽九小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率。大數十之。起天皇甲寅。至宋神宗熙寧甲寅。計萬三千六百八十年。而上之。當隋恭義寧二年戊寅。爲陽九大終。縣熙寧癸丑。以小數等適當大數之率。爲陽九小終。縣義寧戊寅等而上之。在漢哀辛亥又等而上之。在周烈之季。又等而上之。在幽厲之時。天道可畏若是。每噭開闢以來。至宋而一大變。五帝三王之天下。君臣拱手而奉之戎。議者鮮不致咎人事。不知三皇以來四千五百六十年。陽九大數至此一終。是烏得不爲晦冥薄蝕之世界哉。或又疑自熙寧癸丑以後四百五十六年。當　世廟巳丑。而我　朝治稱中興。數顧徵於前而不信於後邪。桓靈隋世當陽九之末造我　明直一元初建。三皇五帝之候也。秦漢五季豈得例論哉。夷狄篡弒三代僅見。況世而上乎。孔子作春秋。斥夷狄。誅賊亂。防五季之漸也　高皇起徒步。驅戎

狄定華夏闢洪荒之始也故雖以　世廟之世西北有俺答吉囊直浙閩粵有倭寇奸民西南猺獞東北建夷三衛之擾又復問罪交州用兵至三十餘萬方士神仙之流布滿朝市假令秦漢唐宋之君遇之皆足以亂而四十餘年金甌無缺至今故老猶傳文景之舊豈非天哉愚以是知我　明之卜年未艾而高皇之肇造宏偉也

百六

百六小數以二百八十八年爲率大數十五倍之起上元甲寅至東晉安帝癸酉計萬二千九百六十年適當大數之率爲百六大終按三皇以來陽九大終於宋百六大終於晉中國夷狄之禍甚晉烈宋二代之君之不幸有爲之矣以二百八十八計之上及秦政下逮僞武皆其候也胡亥面縛唐申反辟初未殊運也春秋后晉衷終不同荒亂則一殷辛宋理遑速不同滅匹則一論百六則后晉弱宋爲一元之初建

而禍亂更甚於昔。陽九大終之數竝之也。漸次我
明爲弘治乙丑　武宗逸遊。宦豎肆毒。迨藩問鼎。
大弟繼圖。二百七十年間。稱多事無踰斯時。而陽九
小終。又竝於嘉靖之巳丑。宿舊內學。不勝過計私憂
草澤跋扈。不禁狂吠欲逞。惜乎未有以洪荒重闢之
說告之者。嘉靖巳丑而後。四百五十六年。方當陽九。
弘治甲子而後。二百八十八年。方當百六。吾輩生當
今日。可謂極幸。邇建酋匪茹。漢陸梁加派妨民。徵

調招寇。天下不勝惴惴焉。意外之慮而愚以爲不然。
國家德運如日中天。雖陰翳不妨大明。又如人氣厚
體盛。雖有風寒暑濕。稍加調燮。便可平復。是在司世
道者一轉耳。萬遠堂時務

武侯論爲將者。曰。預知天文之旱潦。先識地理之
平原。若本於天地就得之說。而子輿氏有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則又歸之得道者多助。
非天與地無關。而人又與天地兩不相屬也。自唐
虞欽若曆象日月星辰。凡以爲敎授人時也。故謹
分命於四仲。嚴無舍於尸官。當以四方風動爲休
也。而未嘗以恒風和雨雜太虛自然之噫氣。惟以
火烏虛昴爲驗也。而未嘗以星墜星繫泥大虛偶

陰奸也。圓珥衡何也。青赤氣圓小在日左右者爲珥有軍焉。惟一珥者喜在日西。西戰勝。在日東。東戰勝。南北亦如之。以爲定衡也。無軍而珥。曰拜將。公侯腹心之象也。璃疸擊何也。謂青赤氣如帶。衡日璃也。長而立者爲直。日旁有一直欲自立。是故於敵大陽矣然從直所擊者勝。傳曰師直爲壯也。日旁有三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其黨攜。可垂其所之也。提格稜何也。謂氣閃閃乎有稜。稜非祥也。夾日旁爲提。橫日上下爲格。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日承福。人主吉喜。黃之外弗福矣。抱背爭何也。謂半環向日者爲抱。背日者爲背。抱順氣也。背逆氣也。爭其所矣。其餘或一抱一背。或兩抱一珥。或兩珥加璃或重抱二珥。或一虹二虹貫抱。以順抱擊逆者勝。同德一心之義也。

月主胡虜。又曰同姓。曰異姓。月。又曰月者闕也。是爲臣而主陰。故臣必居其闕。兵必居其闕。圍必居

見之幻形。天人相與何不咫尺懸也。迨後兵與日繁。而天官之說紛紛焉。始也藉口承天。而寔以違天。繼也事以憲天。而轉以欺天。刑德百勝則假之黃帝。禁巫司曆。則推之太公。夫使黃帝而刑德已也。蚩尤何以即滅于涿鹿。太公而天文已也。殷商何以必克于牧野。此其際天人相與之故。蓋亦有微焉者矣。

負冠戴。結紐纓長戟防。圓珥衡。璃直擊。提格稜。抱冠也。半暈覆日。則負也。直上微起則戴也。有負冠戴者。其國喜戴者。倚德也。主以德服人。而人戴之。禪小而圓。交日左右爲紐。皆得其祥也。結纓紐者何也。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纓。小而圓交日左右爲紐。皆得赤氣長而斜倚日傍爲戟也。防肘腋之戰而除其

地象也。受共球爲駿麗贅旒也。長戟防何也。謂青

其闕盈戰雄行非勝也有雲君月中而如禽獸者纂婁也以見之月得其物如甲乙見則東方受其
珍餘辰亦然人行月中者每相爭而客勝纍纍乎若頭懸則赤戰白兵黑雨矣月之與熒惑輝相射
光相及也所直之地則國亂而兵起犯水者曰陽侯浸水犯亦曰陽侯浸也師當防其霆矣然月與
日同占凡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暈等力均厚薄大有勝負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多天下不和故月之貴抱猶日也
用兵視太白太白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出亦出入亦入遲亦遲疾亦疾五星皆從太白聚乎一舍可以兵從君宜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勝位歲星與太白鬬則破軍何也曰德刑頒也
災惑反道二舍以上則所居之地殃何也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三星合是謂經立絕行四星合是謂大湯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爲將者必先德後刑殺士卒之半者尉繚之寐語也故太白不可經天歲星所在不可擊此先德之義也
占雲所候皆決於日旁白氣黑青干之皆爲祲祥惟戴黃而履白者善氣也以此視敵敵東視東敵西視西又曰候東者以日中候北者以日出候南者以日中候西者以日入皆以辨主客而備不虞也其如龍如獸如烟如粉沸者猛將氣也非其殺之謂也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嗟哉夫子則銳甚也其十十五五而低伏者降軍氣也赤敗車貍皮班者屠城氣也不可以萃黑而赤宥其中者伏兵氣也赤之範黑也亦然不可以逞其他趙雲如牛衞雲如犬楚雲如日宋雲如車周雲爲輪蜀乃爲囷皆以定方隅決避就也風從月刑來者敵月至從日刑來者敵夜至從後來者戰之凶從東北來者備勝逆者戰之凶

之東南。從正南來者。備之以北。從營中轉迎者防
八人過矣。黑風者懼有
有火光鬼風者。倏忽無跡異謀也。賊風急前以
刺者也。倒幕而穿營者。引兵者也。凡此皆爲將者
所必
知也。

雨之所以降。以陰陽相和而成。故詩曰朝隮于西。
崇朝其雨。而豕涉波。月離畢。皆以爲雨之兆。是可
信也。至朱子謂雨如飯甑極爲著明。若仲舒之用
梢魚。仲尼之識商羊。吾尚以爲未真。彼石牛黑豨
之說。好事者爲之
者也。何足辯乎。

雷之所以鳴。以陽在內。不得出。而奮至。朱子謂雷
如爆杖。鼠爲親切。若宋史之謝仙火。輿地記之杜
金門。吾尚以爲未確。彼石室仙車
之說。好辯者爲之也。何足難乎。

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天地陰陽。溫則爲雨。寒則爲
雪。周詩大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
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于理有之。若毛
詩之咏蜉蝣謝道蘊之咏柳絮近矣。若夫鉤驒玉
馬。見於真定記。皆
喪心病狂者也。

夫陰陽並毗。寒暑之和不成。觸日則爲祲。爲象。爲觿。
爲監。爲闇。觸月則爲仰瓦。爲背玦。觸星則爲撓搶五
殘。觸雲則爲天狗下食血。觸風則爲溝毒。爲蜚氣。爲
伐木折屋。遘者中州星墜。占者曰庶民爲星。此民勞
之應東南七月九月恒風。蟲虫食稼。海水泛溢。占者

謂風於五行爲土、五事爲思、或土不稼穡思不睿一之象、隕石宋五、六鷁退飛、春秋紀之矣、夫飢召兵、勞召兵、東南民力竭矣、容民畜衆、可無加之意乎、

北辰

帝座惟在紫微、據北極七十二度、嘗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嘗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磁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

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之爲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嘗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嘗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嘗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嘗居其所而不動、其旁諸星隨天左旋、更

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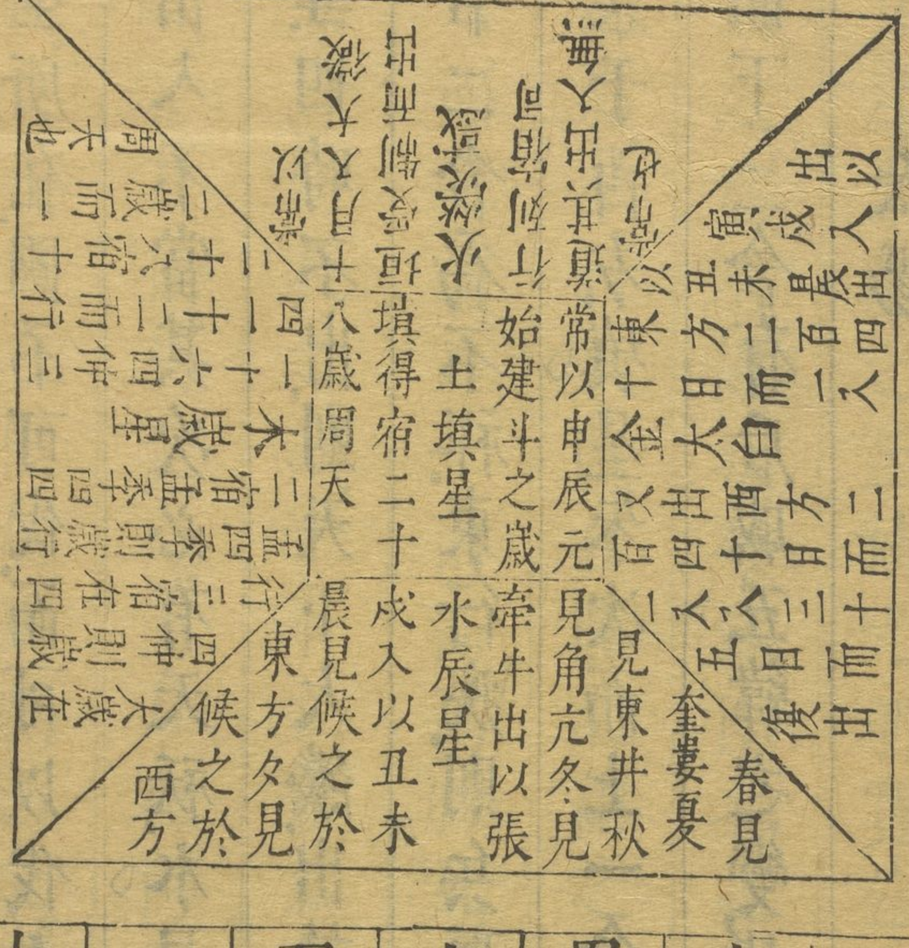
七政

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算、只得將其迭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迭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空盤、譬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實只是行緩、旣帶動日月、一日一周、則日月亦自當左旋矣、旣帶動日月、一日過了一度最速、一日過了一度太虛空盤一度

旋矣、豈自西而東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及其退處、卽若其進處、而觀者以爲右旋也、蓋亦因天而右之也、毅齋沈氏曰、天道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朞、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會字卽是過字、月是過日、非過天也、天統乎日、故月亦云周天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嘗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比天不及一度。月麗天尤遲。一日嘗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郤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七政圖說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十七日有奇行	周天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與日會日行一度循一十八舍歲行一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一周天	漢天文志曰。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爲贏與日同南

北之次爲縮。出蚤爲月食。出晚爲天妖。主兵象也。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爲羸。退舍爲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祆。水○星出蚤爲日食。出晚爲彗。四時不出。則天下大饑。出於房間。主地動。火○行一舍二舍爲不祥。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填○星朱次而上一舍三舍。則爲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皆詳見于漢晉志

太陽

日爲太陽之至精。光明實盛而嘗盈。爲君父夫兄。中國之應。有遲疾斂南北之形。春行西陸。在陸南謂之夏。秋行東陸。在陸北謂之冬。三百六十五日。周乎天而次窮。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與月相會爲辰之朔。十有二會爲歲之成。至于朔而有食。繇乎月掩其光。交。而月在陽曆則虧西南。而圓于東南。交而月在陰曆。則虧西北。而圓于東北。食分之有淺深。各隨所遇然也

元史曰。天非有體也。二十八宿與衆經星。即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之同運。但不及其徙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月雖日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于天。然其歷天體。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與十三度。即曆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十五人繞磨而行者。天也。又別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首行者。從今日子時至明日子時。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四人並肩。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十五人並肩。即月也。是儒者所謂日月右行之十三度也。即曆家所謂日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

太陰

瀛州水精爲月。分日所主爲夜。稟日炤以爲光。其盈極則必缺。爲陰后從妾。夷狄之應。有弦望晦朔疾遲之節。積二十九日之半強。與太陽復會爲一月。青赤白黑。表裡八行。出入黃道。通爲九名。其行也不行于日道。其食也。必食于日冲。食分少者。繇侵闇虛之徑淺。食分多者繇侵闇虛之徑虧。而西北復滿。行陰曆食。則東南爲始起。而西南爲

再盈食既以正東西爲限緣全發于虛闇之所生

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于上一日一夜而過太虛一度其道左行日月五星亦以氣而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有九行日月相會十三度隨天而左旋日有中道而爲晦已會歲凡十二方會則月光盡滅遠三則月斜倚而爲弦與日對當天之中則月光復蘇而爲朔行前宿後近一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淹日而日爲之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躭月而月爲之食日至婁井之方月行青朱之道則爲春爲夏日至翼軫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爲秋爲冬日道發南則影長極遠而冬至焉日道歛北則影短極近而夏至焉二至之中則道齊影正而春秋分焉

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夫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五辰

施脊奮曰按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於人爲五嘗五事五嘗或虧五事或失或迭其時令傷其行氣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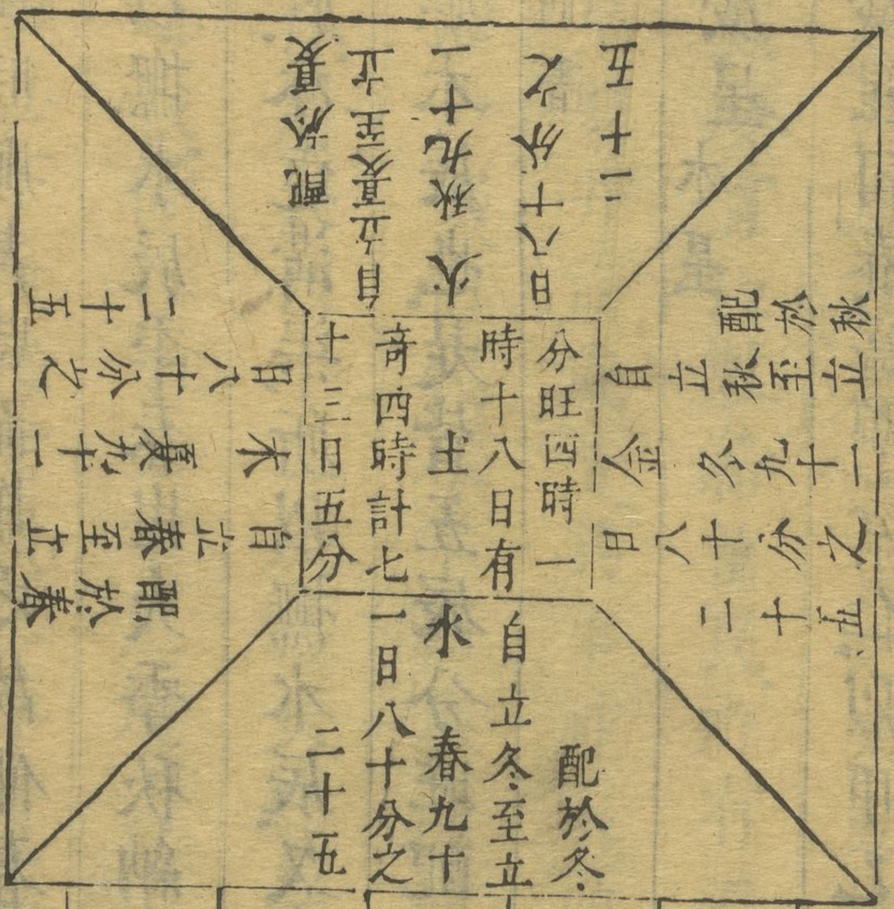
罰見于其星。四星。又以填星爲主。歷著所在。闕令。以占變應。與天宮書互爲詳略。至曰有德受慶。無德受罰。星復無所與矣。唐一行稱姬氏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嘗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龜。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烏帑。又其後也。歲星失行于上。而侯王不寧于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及于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太史公曰。五行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之。何哉。班氏曰。熒惑天子理也。故云。或曰五星之變。俱足致殃。而熒惑爲甚。今參以一行之說。唐舉火德而漢紹之。受火行正氣。抑司馬氏世典。周史既任漢主占。爲切於當世之務乎。一行又稱五星失行。不可歸罪于曆。糾其留逆伏見凌歷闇而象之於政。耳。不然。皇天何以陰陽下民。下民驚悟人主哉。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五行之修者。養民之政所繇定也。禮運曰。播五行于四時。蓋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故當惟時撫于五辰。春。盛德在木。迎春于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布農事。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安萌芽。毋作大衆以妨農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田獵。罝罘。羅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之類。以撫木之辰。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毋起土

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毋大田獵。出輕繫。挺重囚。止聲色。薄滋味。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之類。以撫火之辰。中央土之辰。寄旺于辰戌丑未之月。以成五行之序。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命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禁止姦。慎罪邪。養衰老。趣民收斂。乃勸種麥。毋或失時。霜始降。則百工休。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之類。以撫金之辰。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賞死事恤孤寡。謹蓋藏。壞城郭。戒門閭。固封疆。塞蹊徑。謹房室。省婦事。去聲色。禁嗜欲。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專而農事。毋有所使。節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之類。以撫水之辰。周官。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春出火。季夏納火。司空相阪隰。秋爲徒杠。春達溝渠之類。無非所以撫五辰也。

夫山岳之精。鍾而爲星。中元爲北極。上元爲太微。下元爲天市。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

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而土則分正於



功皆成。禮運曰。播

五行於四時蓋四

時者氣也。五行者

象也。四時各分九

十二日八十分之

二十五爲一時之

正。而五行則以木

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

度。當見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當隱不見。

故曰有伏有見也。朝出日巖。夕出日縮。西行日逆。

東行日順。不東不西曰留。芒及日犯。妖變曰孛。合

譽之生。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卽位。

象其宮也。明堂霧臺。象其物也。是故皇極建而太

微明。相道得而三台麗。諫諍開而執法顯。刑罰清

而貫索空。內應將帥之良。胃應倉廩之實。少微以

應遺逸之求。天宿以應黎獻之供。室應營造之省。

斗應禮樂之彰。五星聚奎。以應文運之昌。五星聚

斗。以應武功之競。則求端于天。而奉若

其道。不責之以其石巫咸之術而已。

五辰圖說

孔子曰。五行之時。如四時也。言撫順五行之時。則衆

四時。每歲一十八日有奇。相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秋爲徒社。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又云。眷德在水。布德施惠。順木辰也。是皆五辰分旺配合於四時者也。餘倣此。尚書

歲星 木星

東方歲星司春。爲貐。爲仁。以甲乙爲配。以齊吳是分。

營室之清廟爲廟。一風雷之震動應君。布農事以播植百穀。施慶賞以敷給萬民。祚有道之主。罰無道之君。昔五星聚井而歲變。其事祚漢而禍秦。上古百二十年而踰一次。伯代八十四歲而超一辰。見伏以十三度爲限。周天以十二歲爲貞。終率積三百九十八日。太强之數。許行乎三十三度六十之有三分。若盈縮之失位。必下降爲貴臣。在春當旺色。如左角而大。歲星不居。嘗則人君失政于春。

歲星之行比填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

月犯歲星宿國民饑流散主邊兵晉書曰月蝕歲星其宿國有兵叛逆之象月與歲星同宿而蝕粟貴之兆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星居位其國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庶吉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

熒惑火星

火星南方熒惑司夏政而視禮丙丁吳楚爲配爲邦執法鴻臚爲官爲職象離明而廟在心宿明堂主糾察而政在燔燒積穢進賢良則無變出囚係則順軌伏見於二十度之內外周天於二十月之表裡積七百七十九日之九十一分行四百一十四度之六十六矣若盈縮失位爲妖爲邪爲童兒歌謠嬉戲在夏比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

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

月犯熒惑。巫咸曰。熒惑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有叛臣。民饑。月犯熒惑。卜戰。河圖帝覽嬉曰。熒惑入月中。有兵。以戰不勝。熒惑入月京房易傳曰。月與熒惑會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月與熒惑合。其宿國亂兵起月犯熒惑。戰勝之國大將死。月暈熒惑。其師破敗。天官書曰月蝕熒惑。火氣。罰見熒惑。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

其國地亂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

舍命國有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

填星 土星

土在中央爲填。主旺夏季。配思與信。所屬戊己。所居艮坤。主后德之吉凶。法地宜而不震。其廟則南斗之太室。其行以不速而緩進。主德厚安危存亾之機。其所在也。民信而物順。無動土工之徭。無興師旅之農。二十有八載。行及周天。一十有六度。分乎隱顯。積三

百七十八日而有八分行十二度太强爲終率離次失位爲婦女老人之禍此盈縮失嘗之論季夏北極中央之大星錯度則作事不思而君德虧信填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于天積二十八個月刻不及天三十度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與星與月同光其月月餘若星搖徙其下亡地荆州占曰月與填星合其下國饑先舉事者敗月暈填星不明主勝星明客勝天文志曰月餘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暈填星所在之國兵起不勝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填星所守之國有德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恩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女憂居宿不移國有厚福

太白　金星

太白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分乾兌亢爲疏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之殺伐有斷割之威勢法大臣上公之官效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動衆以興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命將帥選兵士詰

暴慢。修法制。繕圄圉。決小罪。伏見于九度之間。周天百八十三度九十分爲率終。行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爲定例。失位。降爲壯夫。處于林麓之內。秋比狠星。大而精明。失舍失行。逆秋令而虧義

太白日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若經天。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

按天文總論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與月相并。舉指準之。間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不勝。容二指。入月九日。軍政敗。主亡地。容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主亡地。容四指入月二十日。客軍大敗。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戰。並出則占。不並出則不占。

太白之行。稍遲于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

月犯太白。天文錄曰。太白與月同光其月。月蝕。其下有兵。荊州占曰。月與太白皆出。有城守。不宜更城守。吉。太白蝕。月暈出。主將死。月暈。太白星入暈月中者。星色不明。則客敗。星色明而有角。客勝。太白與月並明。主大戰。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憂兵。太白與月合。其分野主憂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

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戰不勝。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強。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刺太白。陽大邑拔。陰小邑驅。掠出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無光。名月蝕太白。強國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蝕月。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陰國有謀。太白出月左。陽國有謀。天官書曰。月犯太白。強國以戰敗。郗萌曰。相去五寸。天下憂兵。又曰。太白入月中。國失政。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太白。強侯作難。戰不勝。太白貫月。不出六年。國有兵。戰敗亡地。月暈太白。其分野受兵。戰不勝。所守之國兵起。太白入月中。將軍死。臣謀主不成。又曰。必有內惡。戰不勝。月與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陽國受兵。月出其北。陰國受兵。巫咸曰。月未盡三日。候太白出東方。在月北。中國不勝。負海國勝。入月三日。候太白出西方。在月南。中國勝。負海國不勝。

辰星 水星

辰星司冬。位乎北方。爲聽主智。于日壬癸。于卦坎位。隸七星之負。官爲廟分燕趙之雁門爲邑。一主殺伐戰鬬。一爲刑罰得失。備邊境而謹關梁戒門閭而修鍵閉。周天以十二月爲畢。爲窮去。日以十四度或見或入。積一百一十五日八十分爲終率之期。行一百一十五度八十分爲變段之畢所在。則有權智有爲之主失位。則降爲婦人幽潛之質。在冬。則比奎之大

星不效則逆傷乎水氣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燕趙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

辰星之行又稍遲于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

月犯辰星巫咸曰辰星與月同光其月月蝕海中占日月暈日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與辰星合宿其國亡地月犯辰星兵大起月蝕辰星其國憂水饑兵未起而蝕所當之國戰不勝荆州占曰辰星入月復出其國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國君臣憂又曰月與辰星合宿國兵起海中占曰月暈

辰星春主大水又兵起

五星木與金合有破軍火與金合爲喪不可用兵金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火與水合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泄不可舉事用兵與金合亡地與木合主踐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大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之

勝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爲戰兵不在外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忌之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

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五星見伏留行順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謂大溫。其下兵喪並起。三星合是謂警立。飭行。其國外兵內喪。主饑。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爲國凶地。戰不勝。歲星熒惑同舍相亦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國外有叛臣填星所在歲星從之。伐者不利。

天文總論曰。太白辰星同日出於東方。東方有兵。同日出於西方。西方有兵。太白辰星俱出東方。皆赤而角。瀕海之國大敗。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大敗。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國利。辰星色黑而出與太白不相從其野雖有軍不戰。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東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東南國有軍不戰。至春夏有兵。辰星與太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國有兵。辰星春夏有兵。辰星與太白相近三四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星與太白相近三尺於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軍戰。辰相去遠不戰。辰星隨太白於東方。天下無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俱出東方。利以西伐東。軍勝。若俱出西方。利以東伐西。軍勝。太白辰星俱出東方。太白先出。辰星後出辰星上過太白而去。其下有背臣。不出一年。辰星過太白。間可容劍。小戰容勝。若太白前。上旬三日軍罷若出太白左小戰。壓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有旗出上。破軍將容勝。太白出東方。辰星居

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陰國兵威不大戰。客去兵罷。辰星出西方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陽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與太白俱在罷。辰星在東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間可容劍在酉北。陰國有兵。在酉南。陽國有兵。太白辰星在酉南。南國之事。在酉北。北國之事。在酉中。則中國之事。太白辰星之右。居其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視旗所指。以命破軍。辰星太白會爲兵爲變謀。辰星隨太白於西方環繞。若抵太白。居酉北。則陰國兵起。居酉南。則陽國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暈。天下有赦。其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國失兵。辰星自暈。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暈。而又雲掩焚惑必有覆軍死將。

一卷終

天經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晉江 蔡 鼎無能 參閱

柘浦 徐 廣廣居

潭陽 王介蕃康扶 較定

天經攷

星變

天柱平。則政教得。朔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

則獄平。楞明則國安。無爲之德。蘊于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俾矣。相說之精。律呂交和。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鑒。玉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徵。鶴書招訪。鴛侶翱翔。視夫少微而可見。皇猷清。則左角有應矣。變而後占。不變則不占。明主當謹變于上耳。因攷星變云

五星之變。有合。有散。有犯。有守。有陵。有歷。有鬬。有巘。有縮。有食。嗣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韋昭謂會下而往。觸之爲犯也。居其宿曰守。相肖而過曰陵。韋昭謂突掩爲陵也。經之曰歷。相擊曰鬬。又曰離復合。合復離。爲鬬。早出曰巘。晚出曰縮。忒失次上二三宿曰巘。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星月相陵曰食。吉凶各以類應。不可盡如所占。何也。曰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無侵犯也。惟迫近則殃大。遠則無傷。寸以內。芒角相及。則其占始應。漢志曰。近者殃大。遠者殃無傷。後之星史不此之察。猥見其差近。遂譸張以爲變。此所以繁褻不驗 宋史

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太史公曰。五星失軌道則占。蓋謹變也。緯曰歲。曰熒惑。曰太白。曰辰。曰填。其在朝出爲贏。匕爲客。夕出爲縮。縮爲主。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故法於主客乎占焉。五緯之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出入無當。非可數致。故法於表裏乎占焉。其東行日順。西行日逆。順則疾。逆則遲。不順不遲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故法于留行遲疾之類占焉。夫歲也。熒惑也。填也。其行遲。夜半經天。其初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遲則留。留近日則逆。逆則又遲。去日少遠。則疾行追日不及。則晨見東方。行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逆則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焉。太白也。辰也。行速而不經天。其初與日合之。後疾行而先日。夕見西方。行近南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近日則逆。逆則又遲。去日少遠。則疾行以追日。晨伏東方。乃更與日合焉。此五緯之大經也。其在法也。填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違道則占。辰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逆則占。是皆變而後占。故曰謹

變也

歲星之精爲天棓爲天槍爲天猾爲天衝爲國皇爲熒惑之精爲昭旦爲蚩尤旗爲昭明爲司危爲天燒爲填星之精爲五殘爲大賁爲昭星爲絀流太白之精爲天杵爲天柎爲伏靁爲弧矢爲拂樞爲繞絰其出也或候以日辰或占以方位或測以色象皆星變之可警者也

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所謂北極天樞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

愚按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有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鳥獸生角草木甲折主化生萬物者也亢曰疏廟主章奏明目達聰者也氐爲天根天行始于東故此爲根太子爲天下根本是以取象焉騎

宮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率國子者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斧鉞得以專征然則大將總兵於外毋乃非國家之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太子惟所用之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法太子握兵柄于內以遏亂原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鉤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蓋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于王所箕成帚又揚穀之器此星播揚故主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也尾而受之以箕可以知婦無外事矣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宗廟酌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又有器量以斟酌之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所獻工離瑜女服飾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教捕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室十月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主營建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之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共祭祀自室至婁天子之宮室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鼎主刑獄又名旄頭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列象西方鼎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由三星為中軍正中一星大將為左右將軍二足為前後將軍二星參謀也二星為井主水衡法令中平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也鬼主鬼神祀事井宿列於西南致養之義養莫大于祭祀追養繼孝之事也柳主草木又為天廚主燕饗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翼珍器府主司空係焉百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冬而效工翼軫所以麗于辰巳歟林采公曰天文三垣二十

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言天文者以丰建。以昏中。皆定成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也。堯典曰。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午者。謂之中方位也。有中于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中于未者。

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惟其以未爲中。故月令季夏昏火中。惟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蟄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

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爲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未爲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中

星論

夏四月。

上以熒惑西逆尾心。行修省事。廷尉王公命璿問鼎曰。熒惑何徵。答曰。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政則災見。熒逆。是將有火房心火廟也。逆行守心。殆將自火其廟矣。四月初五戊戌。新廠火。灰者七百餘人。廷尉曰。災如是耶。答曰。未也。火始見而熒逆發軔于尾。已有謫。則大火方作。廷尉曰。期可知耶。答曰。熒入心而火盛作。退而復其故。而火稍殺。是有三火。廷尉曰。修弭奈何。答曰。心。天王位也。其告在君。抑又在心

天若將曰。吾君而或者不戒其心。喜怒愛憎弗循于禮者。道猶是。故人君愛人必求諸禮。怒人必求諸禮。賞人必求諸禮。罰人必求諸禮。以故

火無逆節。鬱攸不作。今三公長繫獄。犯至千百餘人。薰腐操國重柄。屈士紳而事之。衰經之夫。吉服臨朝。人火逆于中。天火逆于上。地火逆于下。其必至也。君能修此。則災可弭。不然。吾見其日盛而未已也。六月。初一癸巳。安民厭災。死者萬餘人。武庫一空。時熒方入心六度也。八月丁酉。小屈復災。火殺於癸巳。時熒始復故道也。天道可畏若此　萬遠堂時務

戊寅。四月己酉。太陰逆火於尾十二度食之。大司馬楊公嗣昌上疏言變。謂是日當　成妃發引。四鼓時見太陰近熒惑七八寸。心已駭之。迨晨太陰竟食熒惑以去。謂異嘗大變。援成化十一年二月太陰食火于牛之例。且謂變實過之。鼎曰。是不然。尾　宮闈之地也。熒惑猖狂於尾。此必有讒邪惑亂于內。太陰。刑也。讒其見罰乎。熒。亦罰也。罰以濟罰。一逆而一順乎。然月食熒。則熒亦入月矣。時熒正西行也。有亂傷大臣。其在江淮。熒洎天江也。抑又在燕地。尾。燕也。二火

方旦而月餙之。其患在胡。抑胡亦患。六月壬寅。日始入而加食。祿實爲祟。楊公其如熒何。思之思之

萬遠堂藏

瑞星

景星。傳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巫咸曰。景星見。其國昌。文士出。

周伯星。晉書曰。周伯星黃色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合譽星。孝經援神契曰。合譽光曜似彗。其國喜。則合譽射之。蠻夷奉貢。則合譽射之

天保星。晉書曰。天保星者。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鳴。天保也。所墜之國有喜。隋開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燭地。占曰流星有聲者。名曰天保。所墜之處。其國有喜。後九年陳平。天下一統

妖星

天棓星。傳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彗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主奮爭。運斗樞曰。彗星出東方。名天棓。

觀社

耳德曰天棓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必有破軍拔城天官書曰歲星失次進而東北三月主天棓長四丈徐主鉄鉞動

蚩尤旗星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氣獨見或曰其色上黄下白所見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書曰蚩尤旗見則王者討罰四方孟康曰蚩尤旗者景龍二年七月有赤氣亘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不見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而突厥首領婆葛犯塞

國皇星傳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難或曰其下兵起兵强或曰内外有兵春秋考異郵曰國皇見東南兵起

炤明星天官書曰炤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大變孟康曰炤明星形如三尺機機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積也

司危星天官書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衡不利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積也

天讒星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劍長可四五丈名天讒運斗樞曰彗出西如劍長可五殘星出東方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四丈名曰天讒見則兵起

六七丈春秋合城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五殘者五分也爲毀敗之兆荆州占曰大而

赤類動察之而青。
爲五殘見則兵起。

六賊星。巫咸曰。六賊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天官書曰。六賊星所出非其方。皆爲其下主兵衡不利。

天鋒星 宋均曰。天鋒彗象。而形似矛鋒。若見則天下兵起

長庚星 天官書曰。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兵起。

柱矢星。晉書曰。柱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尾長數丈。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晉書曰。柱矢不勇。漢書曰。秦兵亡。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亡象也。

物莫直於矢。令蛇行不能直。柱而不正。以象項羽執正亂也。

天狗星。巫咸曰。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墜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燄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戴瑱。

困 孟棄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郤萌曰。星出。其狀色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荊州占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逸犬狀。主候兵討賊。破軍殺將

營頭星 司馬彪曰。營頭星者。有雲如壞山墜。所謂營畫隕爲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又曰流星

客星。天文總論曰。客星者。非其當有。偶見於天。此天

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一曰客星。見無常所。或出
禍深。日少者。事微而禍淺。或見而變色芒角。必有謀
殺之兆。其色微小。即有陰謀兵亂之事。各有星色占
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軍殺將。侵
奪城邑。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
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十月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
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聲隆
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緩。大而無光
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
人貴且衆也。乍明且滅者。成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
退也。長者其事長久。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墜其下
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數百
四面行者。衆庶移流之象。流星如甕大者。爲有發謀
起事。凡圍城而有流星來往過城。或墜城內營壘之
中者。軍旅敗散之象。流星從彼敵出。來吾軍丘。必當
有間諜來說吾士卒。夜半或寅時使至。流星有流不
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動衆散敗。若墜吾軍營中。大凶。
可以速退軍避之。
一云易將而禳之。
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
赤。長二三丈

各曰天雁。陣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聲。天文論曰。此爲怒氣。各以分野占之。色青爲憂爲饑。赤爲兵爲旱。黃爲喜爲上功之事。白爲兵爲刑罰。黑爲疾疫爲水災。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屬之國。分野論之。流星有光。尾狀如疋布。蒼白色爲使。色赤論兵。色黑論疾喪。流星甚大。其光炤地。色青赤流四旁者。五穀不登。

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唐太宗大曆二年九月乙丑。晝有大流星。從午沒丑。潯桂州山僚陷州城逐刺史。衆流星者。陰陽之精。五行之氣。形體在下。精耀在上。衆星流者。萬人不安之象。凡衆星並流。將軍舉兵。隨流星所向擊之勝。後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數千萬西行。三年六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歲星天文總論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熒惑天文總論曰。流星衝熒惑。其下君有福慶。若光映熒惑者。鄰國有姦謀之意。宜謹防之。

流星犯塡星天文總論曰。外邦有姦人入國。流星來衝塡星。其塡星光潤。其分野有福。流星犯塡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天文總論曰。流星來犯太白。其分野軍弱無兵起兵。流星來衝太白。太白無光。其軍師有憂。流星潤澤。前後有光而銳。來穿太白。其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軍即還。

飛星天文總論曰飛星類流星自下而上曰飛星晉書曰飛星大如缶或有星如龍復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頻頭其所從者多死亡

奔星天文總論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墜其下有大兵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走曰奔

隕星天文總論曰隕星如雨有兵亂起

彗星傳曰彗星所以除穢布新也晉書曰彗星所謂掃星本星類末類彗小者類數寸長或亘天見則兵起火水掃除也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拔彗無光假日而爲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爲災天文總論曰兩軍相對有彗星見隨彗所指擊之者勝彗星有行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所見分野占之荊州占曰諸彗出長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所彗星所干曆百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見則敵國兵起得木者勝彗星昏見其國受兵彗星見久其災深見短其災淺彗星見有叛者兵起其國一日不出一歲天下大水其邦尤甚運斗樞曰彗星見後曲象旗則王者討伐四方

孛星傳曰孛星者惡氣所生爲兵亂以分野言之主兵災

諸星占

凡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雲氣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禍福、故附于篇

大角一星、在攝提間、赤爲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鋒以備不虞、一曰天鋒、主胡兵、

招搖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變動、則主兵革、五星入壘壁陣大起兵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之南、主天軍營陣翊衛之象、月犯羽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關梁不通兵起

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宿北、中央天星、天之大將也、外星吏士也、動搖主兵起、旗揚者、隨所擊勝

左右更五星、在婁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師之宮、牧養牛馬之屬、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澤有兵起

天苑二星、在昴畢間、爲陰陽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

參旗九星、在參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張則兵

兵旗星偃曲也　五星犯參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參南東爲野將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賊

當屬矢而向狼

彗星犯月海中占曰彗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十二年大饑　若彗星入月無光不出期年有亡國荊州占曰彗星貫月有臣謀主彗星在月上有大兵起將死四夷來侵

流星犯月河圖帝覽嬉曰流星入月中無光有兵有光亡國　荊州占曰月暈有流星出暈中青色主憂主城拔黃色主益地白色主豐熟黑色主軍敗

天門二星左右角南不見則大兵至　日暈天門關梁不通兵起

庫樓十星在奎南爲天庫之府其六大星庫也南四星樓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　中央四小星衝星明大芒角雲氣流星客星干犯則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斷軍獄月犯折威邊將有棄叛陣車三星在氐南天之車也金火犯守兵車蒲野

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衛騎士之象　五星守犯兵起

騎陣將軍一星、騎將也
車騎三星、在騎官南、總車騎之將、主部陣行列
四咸四星、在房宿北、東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道也 月犯東西咸、有陰謀事 五星犯之、則有兵起
積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營軍士之象 五星入守、天下兵起
月犯天江、有兵 强河津不通
天雞二星、在狗國北、金火入守 兵大起
狗國四星、在建星東、主三韓鮮卑烏桓獵狁之屬 五星

守犯狗國、外夷有憂、火守東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天之鼓旗、爲旌表、主設險備知敵謀
天壘地十三星、形如貫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類、所以候與敗存亡
斧鉞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誅拒難、斬伐姦謀、星欲不明、若明動、皆爲斧鉞用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

兵壘

壁陣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壘主天軍營陣

月犯列星河圖帝覽嬉曰列星貫月陰國可伐荊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月行違軌列星不見者國亡京房妖異占曰月中有星天下盜賊星多者盜賊多荊州占日日列星若月中不見其國饑其國以二十八宿所屬十二分野而言之

日辰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諸災變藉日辰以辨之有歲有月有日有時所主吉凶在焉甲爲齊乙爲東夷丙爲楚丁爲江淮蠻夷戊爲中國己爲韓魏庚爲秦辛爲華山以西西夷之地壬爲燕趙癸爲當山北北夷燕趙之國子爲周丑爲翟亦主遼東寅爲趙楚卯爲鄭辰爲晉巳爲衛午爲秦未爲中山梁宋申爲齊晉魏酉爲魯戌爲趙亥爲燕代歲月日辰時及見災臨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時災見於未地太歲在丙爲楚爲秦七月申又爲鄭又午時爲秦災見未地復爲中山梁宋即是其地各

有災也。他倣此

星變末議

鄭大郁

夸稽乾坤嬗化不過陰陽二氣。其麗陽者曰申國。曰君子。麗陰者曰夷狄。曰小人。此人人能言之也。然陽嘗主動。動則在申國爲赫怒之炎。在君子爲得才之驁。陰嘗主靜。靜則在夷狄爲羌林之音。在小人爲穴中之鼠。動者不可使靜。靜者不可使動。今夫火。於易爲離。離陰卦也。二陽剛制於外。一陰柔伏其中。原

至靜而不宜動者茲且一歲三動矣靜制之方
尙可不急講乎年來災黎堪憫則中原爲甚自
秦晉發難蔓延豫楚其焦頭爛額室家仳離之
象當不止
輩轂之下以數萬計也假令一經
膚炤不知
宸衷又當何如軫憫迺至劉限久違蕩撫無日零捷
掩過捏報飾功一時督撫諸臣安問實心殫力

者出斯民於水火之中爲我
皇上大沛好生
洪慈使同茲元元兆庶共沐
恩膏也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敬天而皇極有解
章皇帝敬天而有省有錄
列聖代光而稽一轍我
烈皇帝冲齡踐祚間夜求衣昃日忘食厲精求治寧

不爲奕世之黔黎動色然而星告天震亘地猶
然不釋然於
聖世者何哉此固天心之仁愛董我無斁則亦安
得不深惟其所以致此者乎竊嘗思之君者辰
也紫微者寢也太微朝也天帝則明堂之左个
而右个也井鬼斗虛二十八辰者皆司君之威
福鈇鉞與夫權衡之佐使者也不觀斗一南而
萬物生則無不添線吹灰噓陽谷於當日日一

南而萬物疢重茵密室亦有凍瘃而起栗者矣
故瓶氷凝而知冬寸草綠而知春造化自然之
理也陸賈新語曰惡政生于惡氣惡氣生于災
異治道失于下則天文變于上惡政流于民則
蝗蜮生于地鯢災星變因政而見蓋自古而然
之矣扈謂而言然也漢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
問候星者曰庶民爲星星搖者民勞之應唐天
后朝來俊臣爲苛酷其家井水忽出如血井中

夜有呼號聲。俊臣以木窒之。木忽自拔去。明皇
時。五星聚於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蓋箕尾爲女
星亂自色荒也。先是武德初。有星孛於胃昴間。
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卒至建成元吉。連後宮
搆秦王之應。嗟嗟。天災流行。良可畏哉。惟是人
君愛人。必求諸禮。威怒賞罰人。必求諸禮。以故
火無逆節。鬱攸不作。孔子于春秋記災異。以爲
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使君子見其變。咸知天
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今

乾廟戌寅。四月熒惑西逆尾心。解者多爲禮虧視失。
廟也。逆行守心。殆將自火其廟矣。是月戊戌。新
厩災。灾者七百餘人。夫火始見而熒逆發軔于
尾。已有謫。則大火方作。熒入心而火盛作。退而
復其故而火稍殺。是有三火也。是歲六月癸巳。
安民厩又災。死者萬餘。武庫一空。時熒方入心

六度也。八月丁酉。小局復災。火殺癸巳。時熒始
復故道。嗟夫。戊寅一歲三火之天道可畏若此。
固知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天人之際。陰陽之
理。所必然也。何至今日而虜寇交横。中原板蕩。
三綱淪。九法斁。千秋冠屨之分。幾幾廢沒殆盡。
獨賴我
高皇帝肇造宏偉。
新天子建極

南都薪膽勤政
國祚維新。轍捴周宣。重光之歌如日
虞逾光武。復旦之咏在
天灑血淚以糸丹。九軍齊震懸
御容而面壁。庶國典哀。
明王謹於尊
天臣庶欣承
教養。動靜以道。風雨時節。政教不違。禮樂可興。竚

見

皇祚中興萬年金甌未艾彼一二災祲惟有化災爲祥轉禍爲福又何損我

國家之萬一哉抑愚又有說焉書論治者不計其災與不災但觀其備與不備焉故均一日食三朝之旦也元壽成斷神之奸大元胎蒙蔽之禍而宋仁卒成慶曆之治均一星聚箕尾之次也周營雒邑之鼎齊賜無棣之屨而唐玄竟召漁陽之兵是災果繇人而天寔無權也請以足星變未盡之旨

窮極天人譚之娓娓當是熟讀太乙統宗大六壬課者代產異能曷不使參幃幄而弼中興也乎

魏浣初庵識